



听雨声、听蛐蛐叫，阅读《安徒生童话》《小毛驴与我》，悉心揣摩孩子送小零食的细节……在自己的书房，儿童文学作家、诗人金波先生让暮年充满思考、感悟和发现，让生命散发出童真和热爱。

金波特别送给大朋友、小朋友的节日礼物珍贵又治愈——真正的童心，是永远不会老去的生命力。我们每一个人，无论多少岁，都应该试着“养育”自己内心不曾离开的童年。

90岁儿童文学作家金波：

童心是永不老去的生命力

始背之年仍爱看《安徒生童话》

金波住在北京郊区的一家养老院，今年7月31日即将迎来91岁生日的金波和暮气沉沉从不边门、门外堆放的快递都是他买的，这些小玩意儿为他的养老生活增添乐趣。

金波的家被书香、花香、蛐蛐声包围，家中客厅几乎变成了书房——沙发后堆放着书，茶几前整整齐齐摆着书，小巧的书架分布在房间各个角落。

步入始背之年的金波依然爱看《安徒生童话》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《海的女儿》这些经典之作，尤其常看常新。情绪不佳的时候，他会捧起西班牙诗人胡安·拉蒙·希梅内斯的散文诗集《小毛驴与我》，“读他的书我感觉处处有可写的东西，让我变得更加敏感。”而苏联作家普里什文的作品，也让金波欲罢不能，“哪怕短短的一二百字的一篇作品，都可以扩展成一本。”

金波珍重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的作品，多年前，严文井先生曾送给他一本《山寺春》，这部严文井创作的首部散文集，令金波不由感叹，“他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作品，如此深刻。”

他写的歌词陪伴孩子们长大

书架上，《金波儿童文学文集》特别显眼，文集里的《乌丢丢的奇遇》更是时年72岁金波的一部转型之作。金波回忆说，在此之前他一直写诗写得顺手，谁承想诗集出版遭遇困难，他向童话作家孙幼军倾诉，孙幼军一句“别在一棵树上吊死啊”给他注入新动力。于是，古稀之年的金波写下第一部长篇童话《乌丢丢的奇遇》，他用诗一般的语言讲述爱的故事，浸润了无数读者的心灵。

《金波诗词歌曲集》在书架上并不起眼，但收入其中的《海鸥》《小鸟，小鸟》早已成为70后、80后的集体记忆。

关于这两首经典儿歌的出炉，金波至今难以忘怀。《海鸥》创作于1979年，那年他到青岛参加一个夏令营，和孩子们同乘一条船，海鸥在船前船

后飞翔，引来孩子们阵阵欢呼，这个情景深深感染着金波：“海鸥，海鸥，我们的朋友”，《海鸥》歌词的雏形很快有了。后来在同船的曲作者宋军的鼓励下，金波写成完整的歌词，这首歌一经问世，迅速火遍全国。而《小鸟，小鸟》则是金波在玉潭潭公园散步时，偶遇一群孩子追逐嬉戏，他们眼中的光亮和欢声笑语打动了金波，回到家他迅速投入创作。这首《小鸟，小鸟》因1980年上映的电影《苗苗》而广为传唱，陪伴着一代代孩子长大。

“养育童年”让自己焕发光彩

“如果你也是一个爱树的人，我们便很容易成为朋友。”金波特别喜欢树，在他的家里有一张他和桑树的合影。这张照片非同寻常——它拿出了一部长篇小说《婷婷的树》，这是金波80岁时创作的第一篇长篇现实题材小说。

金波有过一个叫婷婷的小邻居。有一天婷婷带着自己的蚕宝宝，敲响了金波爷爷家的门，原来她找不到桑叶喂蚕，前来求助。金波用几时的经验，水泡过的茶叶叶子舒展开来，可以给蚕宝宝救急。但第二天婷婷又来了，说蚕不爱吃茶叶。于是，金波爷爷时常外出给婷婷摘桑叶，但常常是摘多了叶子就干了，摘少了蚕宝宝又不够吃。于是他萌生了一种一棵桑树的念头。一天，他看到一棵被马车轧过、连根拔起的小桑树，便把它带回家种在院子里。这棵树一直陪伴婷婷长大。

金波说，他后来卖掉了桑树后面的房子，8年前搬进了养老院，开启了全新的养老生活。但刚住进养老院时并不适应，直到一位朋友点醒他，“别把这里当成一个世外桃源，要当成一个小社会。”

在单调的养老生活中，金波发现了“养育童年”这把解开烦恼的钥匙。在金波看来，人的童年并非随着长大而结束，人的一生都可以持续“养育”自己的童年。“养育童年”不是简单重复儿童时期的行为，而是用成人的阅历和思考，不断丰富和深化对



儿童文学作家金波。宋佳音 摄

童年的理解。“对于童年要再认识，再发现，再发展。我们在养老的阶段，用童年养育老年，用老年养育童年。”金波说。

寻找到“养育童年”这把钥匙后，金波的生命焕发出别样光彩，他养花、养蛐蛐，还养过乌龟，他的屋子里有各种毛绒玩具、陶瓷摆件，还有砚滴等。他与这些物件为伴，听声音、找回忆、寻灵感，仿佛又回到了儿时。

金波有一根听雨棒，他会像魔法师一样，随着手持角度的变化，让它发出类似细雨淅沥、大雨倾盆的“沙沙”声，他聆听着大自然的真切之音，早已忘却自己腿脚不便造成的困扰。金波养蛐蛐，他说自己离不开蛐蛐的叫声，当冬天来临，外面刮风下雪，树上光秃秃的，突然蛐蛐声响起，他会感叹“生命真是太可贵了”。听雨声、听虫鸣，就是聆听生命的声音，就是生命与生命的交融。

“养育童年”当然不仅仅是玩耍，金波说，他在“养育”过程中对孩子的理解也变得更深刻、更丰富，他因此更加敬重孩子、感谢孩子。金波讲到一个在养老院里和孩子相处的细节，三个孩子为了表达对金波爷爷的喜爱，纷纷拿出了小零食。第一个孩子将小饼干捧在手心里，让金波爷爷品尝；第二个孩子撕掉饼干外包装，让金波爷爷自己拿；第三个孩子让金波爷爷带走小零食，回去再吃。金波说，他从孩子身上分别品味出天真、大方、沉稳的不同特质，这让他非常惊喜，在他看来，这种对微小瞬间的深度凝视，本身就是对抗衰老的良药。

在金波看来，如果把童年养育得好，就拥有写不完的题材。他的作品《金波别集》《点亮满天星——金波90岁寄读者》，便是他90岁高龄时以笔“养育童年”、献给世界的赤诚之作，也正因为如此，他依然能写出可爱的句子。

“六一”不仅是孩子的节日

“‘六一’这个节日我一直认为不仅仅是孩子的节日，也是大人的节日，就像我活到90岁，仍旧认为它是我的节日。”金波说。

“有孩子，我们就有快乐，就有奔头，就有理想，就有光。”金波说，这光是从孩子们身上发现的，也把我们照得很亮。他还对小朋友说，“这一天你们可能会收到很多礼物，但是有些礼物是别人送给你们的，有些礼物是你们自己发现的，比如说阅读、思考，这些都是生命的礼物，在过‘六一’儿童节时，要好好享受这些礼物。”

谈及亲子阅读，金波坦言，亲子阅读绝非多识点字，总结主题思想那么简单，他提倡亲子阅读需要不断地丰富、发展、创造，根据不同年龄段而有所侧重。比如小学低年级甚至幼儿园阶段，要注意孩子的反应，要强调快乐的情绪反应，要让孩子充分感受到乐趣。到了小学中年级，则要注意启发孩子关心人物的命运时，他实际上是锻炼自己的生活本领，这样就能学会把社会思考得很严密、很丰富。而到了小学高年级阶段，要特别注意孩子是否有哲思，并且能够抓住一个新鲜话题，与孩子一起深入探讨。金波认为，面对孩子的诗，先别忙着夸奖，而是先要意识到这是美丽的天性，更要保护好这份天性。

谈及孩子写诗，金波分享了独家观察和思考。“孩子的诗是想象的游戏，是天性的闪现，是美感的黎明。”金波认为，面对孩子的诗，先别忙着夸奖，而是先要意识到这是美丽的天性，更要保护好这份天性。



《金波儿童文学文集》书封。

【时讯】

纪念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 写意艺术盛宴亮相中国美术馆

为纪念明末清初画坛巨匠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，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“墨韵文脉——八大山人”日前在京开展。展览汇集中国美术馆、上海博物馆、广州艺术博物院、八大山人纪念馆等多家文博机构的60余件(套)珍品，系统梳理了17世纪以来中国写意艺术的发展脉络，堪称一场经典写意艺术盛宴。

被誉为“清初四僧”之一的朱耷，为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后裔，开创了中国传统写意艺术的高峰。他从60岁开始用“八大山人”署名题诗作画，署款时常把“八大山人”四字连缀起来，字形仿佛在“哭之”“笑之”，以寄托哭笑不得的痛苦心情。自八大山人以来，一代代画家传承前辈精神，将自身品格与画中意象相融，推动写意艺术持续发展。本次展览正是对这段文脉的深度回望与生动呈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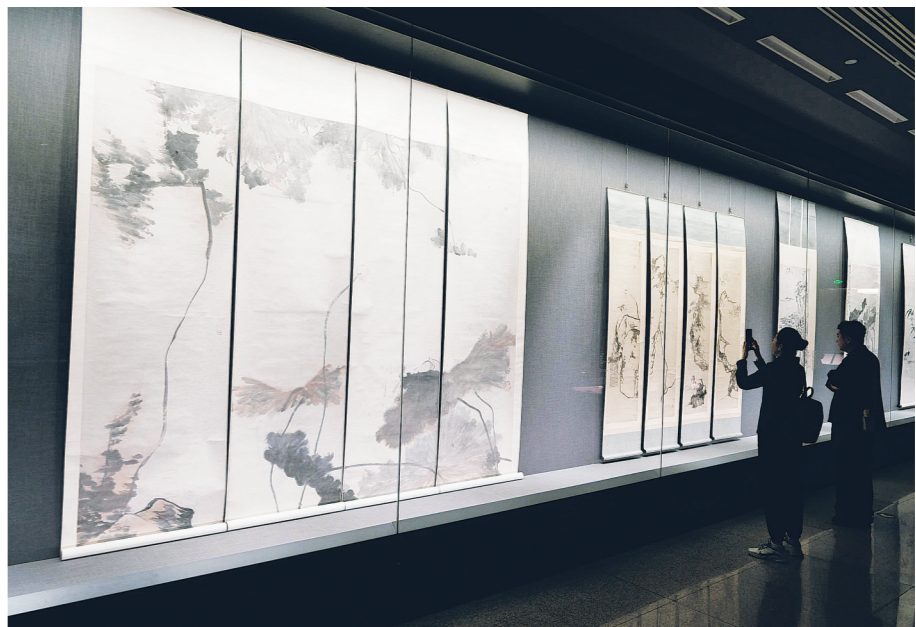
作为中国美术馆八大山人“重器”之一，此次展出的《鹿鹿兔雁图》是画家70岁左右的精品力作。画中，白鹤立于曲折盘桓的古松之上，松姿与鹤态浑然一体；

鹿眼“呆萌”，冷冷直视画外；昂首瞪眼的鸭子立于石上，仿佛正与鸟儿对峙……整幅作品抒写了八大山人晚年尚存的郁闷心境，传递出孤寂清冷的意境，每次展出都备受瞩目。

一同亮相的还有广州艺术博物院藏八大山人《杂画十二开》册页。册页分别绘游鱼、鹌鹑、栖雀等十二种物象。画中禽鸟多缩身敛羽、神态冷寂；游鱼造型简约、意态悠然；植物用笔枯劲简淡，以寥寥数笔写花叶，尽得其妙姿；石块简勾淡染，少皴多留白，尽显其笔墨之精妙。

展览策展人邵晓峰、赵辉介绍，展览系统梳理了17世纪以来的写意文脉——从“扬州八怪”李鱓、金农、郑燮等人的锐意变革，到虚谷、吴昌硕等晚清名家的探索拓展，再到齐白石、黄宾虹等近现代巨匠的传承创新，生动展现了八大山人对后世画坛的深远影响。其中，齐白石将八大山人艺术中的孤高巧妙化为天真，以生动笔墨表现生活之美，实现了雅俗共赏的突破。本次展览将展出至8月15日。

王广燕



展览现场。

【评弹】

《讷河往事》里闪现着人性光点

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

因为英文版权的输出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非虚构作品《讷河往事》近日再次受到关注。2026年最新出版的《三联生活周刊》以不少篇幅对该书作者黄蓉以及写作出版幕后进行了报道。文章一经公众号推送，阅读量很快达到10万+。不少网友留言表示，被故事与作者的经历所打动。

《讷河往事》曾在网络上有过超过1亿的阅读量，出版为图书后畅销数万册。多年之后，有关这本书的动向，仍能引发媒体与网友关注，这意味着，故事本身藏有难以被时间磨灭的内核。人们一次次揭开这个被以“往事”命名的故事面纱，不仅在于它背后的真实案例，更在于它对“善良与救赎”的描述让人动容。大案会湮灭在岁月长河里，但与人性有关的微光，却迟迟不愿熄灭，每逢被看见，都会闪耀其光辉。

媒体最新的报道，进一步揭示了《讷河往事》一直未离开人们记忆与视野的缘由。作者黄蓉说，写作它不是为了猎奇，而是为了理解“她认为，写作的底色是要始终带着一份善意，‘最终打动人的，是人性里尚存的温情’。然而对于读者来说，这部非虚构作品的价值，在于它触及了纪实文学尤其是公安题材、刑侦题材的一个不被表达的领域——如何看待警察与犯人之间的关系。”

这些问题涵盖的讨论范围很广，近年还是有不少影视作品对此进行了表现，比如《白日焰火》《烈日灼心》《漫长的季节》《狂飙》等，这些影视作品，已经突破了警察与犯人之间关系的模式化叙事与扁

平化刻画，使观众真切地感受到警察有血有肉的形象。作为备受关注的、现象级的作品，它们塑造的警察形象丰富而立体，且真实可信。这标志着公众希望看到警察在公共形象之外属于普通人的一面，这种愿望并不意味着警察的正义和力量感会被削弱，反而强化警察的亲合力，这是近年来公安、刑侦题材创作的进步。

即便有上述影视作品的成功为背景，《讷河往事》在“警察与犯人”关系的处理上，仍然具有某种复杂性。从一定程度上讲，它具有突破传统认知的“颠覆性”，这种“颠覆性”也是能够同时赢得东西方读者内心的重要元素。“人性本身就是一种跨界的语言”，能够把这一“语言”讲得明白，讲得有逻辑，讲得三观正，对创作者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。随着《讷河往事》影响力的扩散，以及媒体深度报道与读者的情感共鸣，故事的“复杂性”已经被理顺，它的稀缺性也浮出水面——人性的善良，对生命的敬畏，对真相的守护，由这些构成的精神价值，是温暖的，也是闪光的。

《讷河往事》由一名前警察书写，讲述的主角是警察。警察艰苦卓绝的工作，对社会平安的捍卫，对公众的尽职尽责，是这本书不折不扣的底色，而它有关人性善美一面的刻画，亦是这个故事不可被遗忘的构成。希望通过精彩的影视化改编，让这个故事走进更多人的心中，激发观众对警察职业的理解与尊重，使人心朝向更阳光、更美好的方向。

延伸阅读

儿童剧可以是献给所有人的礼物

今年“六一”国际儿童节，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迎来建院70周年。作为70周年展演季的启幕大戏，儿童打击音乐剧《花木兰》日前精彩亮相。剧作以音乐驱动叙事，用节奏张扬精神，富有童趣地讲述木兰从军的经典故事。这里有少年成长，也有家国大义，有流水潺潺的田园牧歌，也有战鼓铿锵的沙场拼杀，无论视听体验还是主旨内涵，都有跨越年龄段的兼容性，让大小朋友都能收获欢乐与感动。响彻耳畔的打击乐，像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——中国儿童剧，正是在一次次叩击中不断拓展艺术边界，在一次次碰撞中探索创造可能。

当下的儿童剧市场，蓬勃发展和生机盎然，但与此同时也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创作生态。一方面，亲子消费热催生大量主打“互动”“沉浸”“遛娃”的剧场产品。据统计，互动式作品是当下儿童剧市场的最大构成，在2025年剧场演出市场各形式儿童剧票房占比达44%，其中不乏堆砌感官刺激、用简单情节填充时长的“快消式”演出。另一方面，存在脱离儿童认知的成人化叙事，有生硬的知识灌输和道德说教倾向。低幼和成人两端拉扯的作品看似内涵相悖，本质上缘于同一认知偏差，即对儿童主体价值的认知不到位，忽视了儿童独立、丰富

的精神世界，低估了孩童与生俱来的感知力、共情力与思辨潜能。

优秀儿童剧应当尊重不同年龄段孩子的成长规律，兼顾童真趣味与深刻内涵，让儿童剧面向更广阔的生命体验。比如被誉为“人生第一场戏剧”的《毛毛虫Momoda》，专为6-18月龄婴幼儿创制，融合听觉、视觉、味觉等多感官元素，为婴幼儿构建一个立体奇幻的世界。舞台的开放，让宝宝可以自由爬行、探索，释放天性，同时也让父母与孩子共同度过一段高质量陪伴时光。长久以来，戏剧审美默认为一定的认知与自控能力为前提条件，低龄儿童被排除在剧场之外。事实上，一旦打破“戏剧需要看懂”的传统观念，尊重低龄儿童独特的感知方式，通过多维感官刺激，可以实现生命初期的美育启蒙与情绪滋养。此时的儿童剧不再是单纯的观赏对象，而是孩子探索世界、建立情感认知的媒介，也是亲子双向的情感联结与审美共享。

如果说这样的戏剧是将艺术体验的起点向前延伸，那么，聚焦生死、得失等深层生命命题的戏剧创作，则彰显了当代儿童剧的艺术自觉与精神格局。受传统观念影响，生死、离别、孤独等议题往往是儿童剧创作的“禁区”，过去总是习惯于用理想化的

童话叙事，屏蔽成长的复杂。但真实的成长本就伴随着困惑与失去，单一美好或刻意简化的叙事，难以回应孩童真实的精神诉求。亲子音乐剧《小蝴蝶的妈妈在哪里？》，以一场纯粹动人的寻母之旅，将生命起源、离别、思念与传承等深刻命题娓娓道来。小观众跟随蝴蝶的脚步探寻追问，慢慢理解生命的来去与延续；成年观众则在轻盈的叙事中，完成一次对生命的回望与情感的释怀。我是谁，我从何处来，生命终将去往何处等哲学命题，在童真的舞台语境中自然铺展、温柔落地。

作家加缪曾说过：“不要走在我的后面，因为我可能不会引路；不要走在我的前面，因为我可能不会跟随；请走在我的身边，做我的朋友。”这句话或许恰好契合优质儿童剧的创作内核。好的儿童剧，就像平等的陪伴者，搭建起安全、温柔、包容的艺术场域，陪伴孩童触摸人生的多元样貌，接纳成长的所有情绪，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生命教育与情感培育。这样的作品尊重孩童的认知节奏，也包容成年人的的人生阅历，让不同年龄的观众都有收获。这也正是当下儿童剧一方面细化分龄观剧，一方面追求“全年龄段”创作的内在逻辑。

在技术快速迭代、注意力稀缺的

当下，戏剧本身便是一种美好的存在。这个由真实的、即时的、不可复制的表演创造的共同时空，让人与人、人与戏、戏与人的关系格外珍贵的情感联结。从这一角度看，儿童剧的探索革新也是在不断平衡“游戏性”与“仪式感”的深层关系。游戏性是儿童的天性，但真正的戏剧游戏绝非浅层嬉闹，而是规则之内的自由创造，是对世界与自我的探索。“仪式感”则指向观演共同创造的情感凝聚力和集体精神升华。当全家人在剧场中共同挥洒笑与泪时，观演关系便升华为一种共享的生命体验。这也就是“合家欢”市场的文化内核，它追求的是一种跨越代际的共同文本，让不同年龄观众在同一个艺术对象中，各得其所，共情共鸣。

儿童剧的边界拓展，本质上是一场关于“人”的再发现——发现儿童作为完整的人的丰富性，也发现成人心中未曾泯灭的童真。向下，触及生命最初的感知；向上，探求精神成长的无限可能；向内，深耕每一岁年龄的独特宇宙；向外，拥抱所有渴望精神丰盈的心灵。这条探索之路依然漫长，但方向明晰，好的儿童剧，不应仅仅是“儿童”的剧，而应该是献给所有人的礼物。

乔燕冰